

19岁小伙幸运逃离电诈“魔窟”

热映电影《孤注一掷》的片尾,大量被骗参与境外电信诈骗黑产人员的自白令人震惊、发人深省。

日前,在徐汇分局看守所的铁窗里,19岁的小朱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今年6月,在上海警方的远程规劝和协调帮助下,小朱幸运地从东南亚电诈“魔窟”逃回国内。虽然电影里关狗笼、牙签插手指、活生生被打断腿的情形,小朱没有经历,但那种时刻担心遭遇不测的煎熬如出一辙。

“回到国内的那一刻,心里一下就轻松了!”小朱哽咽着说,“哪怕坐牢也是踏实的。”

被输入局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用在小朱身上恰如其分。

2022年年底,小朱认识了一个叫“M”的网友。为了赚钱,他把自己的银行卡卖给了“M”。他清楚地知道这背后的猫腻。

因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小朱被公安机关处理,但他并未因此警醒。今年3月,“M”又通过微信找到小朱:“现在国外有个项目,只要会复制粘贴,每个月就能挣5000美元,来吗?”“M”刚说完,小朱就表示:“算我一个!”

3月11日,小朱从浦东机场坐飞机到泰国,再转机到东南亚某国。“M”告诉小朱这是为躲避盘查,必须采用中转第三国的方式。辗转两天,几经周折,小朱终于来到了“园区”。

小朱所在的“园区”,有两幢19层高楼,一幢是生活楼,一幢是工作楼。“5层以下走廊窗户全是封死的。”除了保安和后勤是本地人,其他全是中国人。

刚到“园区”不久,小朱就从赚钱的美梦中惊醒。“有人被关在房间里,戴着手铐,被人用电棍电,还有一群人殴打他。”从那时起,被打的恐惧一直萦绕在小朱心头。

被困“园区”

3月13日,小朱正式上班。主管没收了他的手机和护照,删除了“M”的微信。按照规定,不能离开园区,除非有业绩,跟主管报备后才能拿钱出去消费。

在“园区”里,一天要工作12小时,每天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规定加多少人的联系方式。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二天就要爬上17楼,还要做50个深蹲。

小朱最初被安排在17楼的“欧美诈骗组”,负责搜集外国人的社交软件账号,然后通过聊天给对方制造“恋爱”错觉,也就是俗称的“杀猪盘”。“有人来给我们讲课,怎么跟人聊天,怎么获取对方信任,怎么从朋友变成男女朋友,怎么引诱充值,怎么欲擒故纵获取更多的投资……”

小朱回忆,自己通常是打造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人设,可以伪装成新加坡女士,30岁到35岁左右,开母婴店的女企业家,在美国居住了好几年,然后在聊天时提及自己的一些投资,收益很好,骗对方投资。有时候,小朱还会伪装成丧偶多金的中年男性,向女性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后再诱骗对方投资。

分文未挣

小朱从未领到过工资,虽然他每天都能

在园区楼里听到锣响。

“锣响意味着开单了,骗到钱了。有人一天能骗到上百万美元。每个月15日发工资,我看群里工资最高的人有300多万美元业绩,提成拿到40万美元,他在群里发照片,好一大捆现金,他把30万美元寄回中国给家人了,剩下的留着自己花。”

小朱回忆,他们5人一组,整个17楼共有十几个小组。晚上10时上班,早晨6时到8时休息,再工作到中午12时下班。“下班后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

做了一周后,因为英文实在不行,小朱被换到18楼的彩票诈骗组。后来又被“踢”到19楼,专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华人华侨。

在“园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小朱每天只能睡两三小时,瘦了十多斤。“睡不着,吃不下,头昏脑涨,每天都在想着怎么出去。”表面上,小朱努力学打字,讨好主管,但每周拿到手机的那天,他都在查回去的路线。



掏钱赎身

没有业绩,屡遭白眼,小朱终于鼓起勇气找到主管,表示不想做了,想回家。主管告诉他,“不想做可以,拿5万元人民币赎金来。”

小朱拿不出那么多钱。直到4月中旬,主管才松口同意交2000美元就可以离开,但护照要留下。“也许是我来的时间太短,能力也不行,没给他们创造太多收益,才同意我交

钱离开。”

起初小朱仍不想付钱,他在园区里四处寻找可以出逃的漏洞。“连地下室都走遍了,但地下室里也有铁门和保安。”无奈之下,小朱只能给家人打电话求助。母亲和姐姐给他打了一笔钱,让他为自己赎身。

幸运逃脱

交钱离开园区后,小朱搭车前往领事

馆。一路上,他一直提心吊胆,因为经常有人在这条路上被绑架、勒索。

因为补办护照失败,身上只剩下200美元的小朱还是滞留在当地。在此期间,小朱遇到两个广东人,是从另一个“园区”偷跑出来的,“园区”的人一直在抓他们。“抓到后就会被转手卖掉,他们很害怕。”

今年4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漕河泾派出所正在侦办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发现,小朱是滞留境外的涉诈重点人员,民警通过家人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远程规劝他回国自首。

“我是上海公安,如果你想回国的话可以聊一下。我们很有诚意,会尽量帮你,你不可能在外面待一辈子。”面对民警的真诚劝说,小朱通过了民警的好友申请。“当时心情很复杂。之前犯过事,还是取保候审期间,这次回去就要被收监了,但无论如何先回国再说。”

在上海警方多方协调下,小朱在当地领事馆办理了一张一次性的回国证明,购买了5月18日返回上海的机票。5月19日凌晨落地后,他被警方扣押。

6月21日,犯罪嫌疑人小朱因为此前的犯罪行为被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尽管如此,小朱能从电诈“魔窟”脱身,在“东南亚淘金者”中仍算是幸运的。

本报综合消息

年轻人暑假出游住出新花样

验,满足社交扩列的需要,丰富自己的旅行乐趣。

追访 价格攀升催生住宿新方式

虽然选择非常规住宿的年轻游客们大多是为了增加旅游之中的体验感,但是也有不少游客表示,今年以来旅游目的地住宿价格的“背刺”也是让他们选择住宿能省就省的原因之一。

“我的朋友圈人人都在旅游”可以描述今夏旅游的热潮。从中国民航局发布数据看,7月份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6242.8万人次,同比增长83.7%,创了民航月度历史新高。而多个城市一票难求的高铁、时不时就遭遇堵车的各地“最美公路”,也表明其他出行方式的热度。而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这个暑期,国内旅游人数预计将达到13.31亿人次,占全年国内旅游出游人数的20.18%。

有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按周或月预订的民宿订单量同比涨超200%,很多酒店民宿要提前数周才能订到房。在这一背景下,到旅游目的地住宿成了很多游客的一大问题。

记者了解到,中消协日前发布的上半年十大消费舆情热点中,旅游住宿问题高居第二位。其中酒店民宿在旺季涨价毁约等问题频发。而一些城市的酒店,尤其是年轻人出游乐于选择、价格原本比较低廉的快捷酒店,在这个暑期涨价明显。这就不得不让很多年轻人在计划出游时,考虑如何节省酒店的费用。因此,洗浴中心、海底捞、别人家沙发等非常态的住宿地成了年轻人的选择。

提醒 出游需将安全放在首位

新的旅行住宿方式也带来新的问题。如“交换式旅游”涉及住宿,就会有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等敏感问题。“它是建立在纯粹的信任基础之上,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多风险。物品被盗、损坏、人身安全等交换旅游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都亟待解决。”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龙表示。

海底捞等商家则本身不具备住宿的条件,一旦成为一种风气,不仅游客将面临一定的安全隐患,就连提供场所的商家也将面临风险,更是消耗了商家的善意和人文关怀。

洗浴中心住宿相对合规。早在2004年,部分城市陆续出台规定,将带有住宿条件的洗浴、按摩等场所纳入旅馆业管理的范围,零时后仍未离开这些场所的人员,以及零时后进入的人员,都将按旅馆住宿人员的要求,实行身份证实名登记。经营提供住宿功能的洗浴中心,需要在辖区公安机关处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取得旅馆业经营资格,其中许可证的经营范围需要包括接待旅客住宿。

但由于洗浴中心人员往来相对酒店等业态更为频繁且复杂,安全性上仍旧难以与酒店甚至民宿相较。今年7月,昆明警方破获一起长期流窜在昆明多家洗浴中心盗窃的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利用洗浴中心的休闲特点,在更衣室等地方实施盗窃。

因此,警方提醒大家,洗浴中心过夜需小心,要选择有资质的正规商家。同时,消费时也要注意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

本报综合消息

